

## 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讹误考辨

王篤堃

**摘要:**王樵《尚书日记》是明代《尚书》研究的重要著作,至今尚无点校本。已知现存版本有万历十年于明照刻本、万历二十三年彭燧刻本、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、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清丁丙跋、万历王锡琛重修本、崇祯五年庄继光重修本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比勘《尚书日记》诸版本,四库本有讹改、脱衍、倒乙诸方面问题,详细梳理这些问题,可以为学界提供对四库本《尚书日记》的全面认识。

**关键词:**王樵;《尚书日记》;四库本

**作者简介:**王篤堃,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**基金项目:**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“明王樵《尚书日记》研究”(CYS16156);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创新项目“明王樵《尚书日记》研究”(WXY15YJS005)。

**中图分类号:**G256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Doi:** 10. 3969/j. issn. 2095-042X. 2017. 01. 010

王樵(1521-1599),字明逸<sup>①</sup>,号方麓,南直隶金坛人,嘉靖丁未进士,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,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,卒,赠太子太保,谥恭简。著述文集《方麓集》16卷,邃于经学,有《春秋辑传》13卷、《尚书日记》16卷、《书帷别记》4卷等。诸作之中,尤以《尚书日记》为著。《经义考》谓“有明一代以《尚书》之学著闻者绝少,而异说杂出”,然“《日记》字比句栴,讨论折衷,或并存众说,或定从一家,必求至当之归,而于历象、玑衡、地理皆详稽而得其依据”<sup>[1]</sup>,四库馆臣赞是书为“斟酌于古今之间而得其通者”<sup>[2]</sup>,刘起釭先生亦认为此书“是在朱学思想下的独立思考的用力之作”,堪称“有明一代著闻之作”<sup>[3]</sup>。因此,对是书的研究将会独具其学术意义。

据笔者所知,《尚书日记》现存七个版本:万历十年于明照刻本、万历二十三年南昌彭燧刻本、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、万历二十五年蔡立身刻本清丁丙跋、万历王锡琛重修本<sup>②</sup>、崇祯五年庄继光重修本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以下分别简称十年本、彭本、蔡本(包括丁丙跋本)、王本、庄本、四库本。然而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只收录该书四个版本——十年本、两种蔡本、庄本<sup>[4]</sup>,且所载某些收藏情况亦与事实有异,如重庆图书馆所藏有王本无蔡本,《书目》误以王本为蔡本,又如南京图书馆今尚藏有十年本,而《书目》未载录。诸本之中,十年本与其余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出入较大,非最初定本;彭本、蔡本十分相近,蔡本或承彭本;王本当据前面诸本修订而成,又王本、庄本存有多处相同的明显讹误,而余本皆无,庄本或沿王本。(关于《尚书日记》版本流变情况,因受篇幅限制,此处仅简要标出,将另撰专文探讨。)

① 《明史》二百二十一卷“明逸”作“明远”。焦竑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传》(《澹园集》卷三十三)、胡渭《禹贡锥指》、冯煦《金坛县志》均作“明逸”。

② 万历王锡琛重修本,未记所刻年月。书前有王樵自序、肯堂序、锡琛序,又有于明照《日记》序、王樵《书帷别记》序、蔡立身《日记》序、彭燧《日记》序(即余本之彭燧跋),可知该本当刻在蔡本之后、庄本之前。据笔者所知,南京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均藏有王本。

张宝三先生《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中文经部善本书录四种》一文撰录了《尚书日记》十年本的版本信息,并对该书内容作了简要评析<sup>[5]</sup>,然其目的或重在介绍推广,故并未在版本比较与内容研究上多作深入。今比勘诸本,可以发现四库本存在讹改、脱衍、倒乙诸问题,可以对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”提供一种镜鉴<sup>[6]</sup>,并为学界了解王樵《尚书日记》提供基本信息。

《四库全书》之文本讹误既有客观方面,又有主观方面。前者如顺延底本之误、校刻失误等,此类于诸版本中多可见。后者多与政治因素有关,如避讳、改字等。然二者又多有交合,并不绝然两分,当就具体案例来分析。

## 一、四库本之讹改

比勘《尚书日记》诸本,四库本之讹改现象略可分为如下几种:

### (一) 因形近而讹

1. 黄氏曰:“……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,二十九日有余,一周天所行之路谓之白道。”(《尧典》)

按:二十九,十年本作“二十七日”。查黄裳苏州石刻《天文图》为“二十七日”,王应麟引该段亦作“二十七日”<sup>[7]</sup>。“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”,则二十九日为三百八十七度百分度之七十三,二十七为三百六十度百分度之九十九,二者相较,“二十七日”更佳。

2. 麻有子曰梟,无子曰苴;铅,黑锡;松,泰山之名林;怪石取为器用,犹今徐之矐也。(《禹贡》)

按:名林,余本皆作“名材”。林为多木,松当属材而非林。汉桓宽《盐铁论·通有》:“而蜀、陇有名材之林。”<sup>[8]</sup>四库本“林”字当讹。

3. 七州皆止一,至此州独载其三边者,止言海、岱则同于青,止言淮、海则同于扬。(《禹贡》)

按:止一,余本皆作“止二”。本句以青州“东北据海,西南距岱”、扬州“北据淮,南距海”言徐州之边界有三。“止言海、岱则同于青”对“海、岱惟青州”言,“止言淮、海则同于扬”对“淮、海惟扬州”言,又“济、河惟兖州”“荆及衡阳为荆州”“荆、河惟豫州”“华阳、黑水惟梁州”“黑水、西河惟雍州”,可知七州均就两边边界而言。四库本“一”字当讹。

4. 太行在怀州之北,连亘数州,为河北脊,以接恒岳,河北诸州皆旅其趾。(《禹贡》)

按:旅,余本皆作“旋”。旋其趾,指诸州环绕于太行山麓。朱熹曰:“太行山一千里,河北诸州皆旋其趾。”<sup>[9]</sup>四库本“旅”字当讹。

5. 民可近,不可卜,岂不信哉?(《五子之歌》)

按:卜,余本皆作“下”。据《五子之歌》“民可近,不可下”,知四库本“卜”字当讹。

6. 谓如甲有所犯罪,虽小于乙,而其情罪出过误,乃惟怙终,自作不法,用意如此,虽罪小,乃不可不杀;又如乙有所犯罪,虽大于甲,而其情本非怙终,乃惟过误,或为人所误,偶尔如此,既服罪输情,乃不可杀。(《康诰》)

按:“而其情罪出过误”之“罪”,彭本、蔡本、王本、庄本均作“非”。若以“罪”论,则甲的情罪是出于过误,此与“不可不杀”不合;且后一句中“本非怙终,乃惟过误”应与“非出过误,乃惟怙终”相对。四库本或因误减偏旁而讹。

7. “不暇”者,有所事,所事既专,则无暇于酒矣。下困言所事之实,曰:“惟欲助成王德

之显明及尹人之祗辟尔”。（《酒诰》）

按：困，余本皆作“因”。下因言，即“下面接着说”的意思；“困言”不通。四库本“困”字显讹。

8. 刑罚虽不可废，然不以是为务，而取足于是也。“惟行而底其至”，谓推行此二者之心则无所不至。（《康王之诰》）

按：惟，十年本、蔡本作“推”。“推”与下句“推行”相应。又此处应为引蔡沈《书集传》“‘底至’者，推行而底其至也”句<sup>[10]238</sup>，知“惟”字当讹。

## （二）因音近而讹

1. 闾井小人稍知黑白者，不肯为穿窬之事，至于父子、兄弟之常，则往往为之，自以为无伤也，风俗由是而坏，争乱由是而起。（《康诰》）

按：“往往为之”之“为”，十年本作“违”。该句句意应是普通的人不作偷盗之事，但对父子、兄弟间的礼数，却常常违背，还自以为无伤大雅，实则风俗由此而坏，争乱由此而起。四库本“为”字当讹。

2. 有司，谓克有其教；明享，谓不失其禄。（《酒诰》）

按：司，余本皆作“斯”。据《酒诰》“有斯明享”，四库本“司”字当讹无疑。

3. 盖顽民不自省己之迪屡不静乃不康宁之大者，反咎周之迁徙、讨伐为不康宁，故每提尔而告之。（《多方》）

按：尔，余本皆作“耳”。据文意，“尔”字显误。又吕祖谦《增修东莱书说》云：“盖顽民不自省己之屡叛屡起乃不康宁之大者，反咎周之迁徙、讨伐为不康宁，不自责而责人，此其所以为恶也，故每提耳而告之。”<sup>[11]363</sup>四库本“尔”字当讹。

4. 汉宣帝综核名实，非不明矣，而不能知弘、石之奸；唐宣宗抉擿细微，非不察夷，而不能知令狐绹之佞。（《立政》）

按：夷，余本皆作“矣”。据上下句的对称结构，四库本“夷”当作“矣”。

5. 吕氏曰：“穆王方自忧危，恐不克纘承遗绪，故亦免君牙无忝祖考。”（《君牙》）

按：免，余本皆作“勉”。据文意，此处当是“勉励君牙”之意。吕祖谦《增修东莱书说》亦作“勉”<sup>[11]420</sup>。四库本“免”字当讹。

## （三）因上下文而讹

1. 尧舜岂有困穷之士哉？而不废困穷则真尧之心也，只以举舜观之，可见矣。（《大禹谟》）

按：尧舜，余本皆作“尧时”。尧让位于舜，可见尧“不废困穷”之心。据“真尧之心”，前文应独对尧言。四库本或因上下文“尧舜”而讹。

2. 朱子曰：“此是三篇之序。第一句说《皋陶谟》，第二句说《大禹谟》，第三句说《益稷》。皋陶之间语势亦相连，孔壁中析为三篇，故其序如此。”（《益稷》）

按：皋陶之间，余本皆作“皋益之间”。据“之间”义，当为“《皋》《益》”。另据朱熹“此书伏生本只是二篇，《皋陶谟》《益稷》之间语势亦相连，孔壁中析为三篇，故其序如此”<sup>[12]</sup>，知四库本或因上文“皋陶”而讹。

3. 其源有九水，故名九江，其后会聚日广，洞庭百里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，故因山得名而曰“洞庭”焉。（《禹贡》）

按：洞庭百里，余本皆作“方八百里”。据文意，后有“因山得名”，则前不应直称“洞庭”。“八百里”者，姜夔有诗云“洞庭八百里，玉盘盛水银”<sup>[13]</sup>。四库本或因上下文“洞庭”而讹。

4. 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。顾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,而河旋北,议者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……予则以为河患而会通之漕不废,何也?漕以汶而不以河也。(《禹贡》)

按:河患,余本皆作“河北”。据前文“议者以为河之北”句,此处当是“河北”。余闕《青阳先生文集》:“夫庙堂之议非以南为壑也,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,其系于朝廷甚重。余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,何也?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”<sup>①</sup>。四库本或因上文“河患”讹。

5. 盖甲士则每两之长,而步卒则各供其长而为之助者也。一乡一甲则一万二千五百人,盖五百两也,卿一人统之,天子六军则七万五千人,凡三千两。(《甘誓》)

按:一乡一甲,余本皆作“一乡一军”。据文意,后有“六军”,前当有“一军”与之相应。《续古今考》曰:“军一万二千五百人,以家计之,则万二千五百家。一乡一军,六乡六军,计七万五千人。”<sup>[15]</sup>四库本或因上文之“甲”而讹。

6. 吕氏……又曰:“统万事而分职之,则有六卿之职焉。”(《周官》)

按:职,十年本作“治”。“分职之”不通。《增修东莱书说》亦作“统万事而分治之”<sup>[11]386</sup>。四库本或因后一“职”字而讹。

7. 《无逸》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国若干年者,皆谓在位之年;此言享国之年,乃从生年而数。(《吕刑》)

按:享国之年,余本皆作“享国百年”。《尚书》原文作“王享国百年”,“百年”又与“若干年”对应。《尚书正义》亦云“此言享国百年,乃从生年而数”<sup>[15]</sup>。四库本或因上文“在位之年”而讹。

8. 三年,秦伯伐晋,济河焚舟,取王官及郊晋地,晋人不出秦兴忿尸为死寇,晋人不应,晋有谋也,遂自茅津济河殽尸而还。《秦誓》当作于此时。(《秦誓》)

按:“济河殽尸”之“河”,余本皆作“封”。若作“河”,“殽尸”则无谓。据《左传》“秦伯伐晋,济河焚舟,取王官及郊。晋人不出,遂自茅津济,封殽尸而还”<sup>[16]</sup>,四库本或因上文“济河”而讹。

#### (四) 因避讳而改

1. “九族”,孔氏云:“高祖、玄孙之亲。”(《尧典》)

按:玄,四库本缺末笔,余本皆作“玄”。四库本中,凡以“玄”为偏旁的字均同此处理,如“弦”、“絃”。

2. 程子曰:“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。治历明时,万事莫不本于此……顺时作历创制立度,治之法也。”(《尧典》)

按:历,四库本作“厯”,余本皆作“曆”。

3. 胤国之侯受王命为大司马,掌六师。(《胤征》)

按:胤,四库本缺末笔,余本皆作“胤”。

4. 襄九年《左传》云:“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,相土因之。”……孔氏曰:“自商丘迁焉,都虽数迁,商名不改。”(《商书》)

按:丘,四库本作“邱”,余本皆作“丘”。

5. “弘”如“人能弘道”之“弘”。(《周官》)

按:弘,四库本缺末笔,余本皆作“弘”。四库本“弘”字除缺笔处理外,又时以“宏”字

① 余闕《青阳先生文集》卷二,张元济主编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。

替，如“公论道，孤宏化”<sup>[2]612</sup>。

#### （五）因政治原因而改

1. 若有期无岁，则如外域但以草木开落为春冬；又有年无月，但以月盈亏为时候，此便是荒远之俗。彼以射猎为生，不知耕稼生养之道。（《尧典》）

按：外域、荒远，余本皆作“夷人”“夷狄”。

2. 如今诸处降人，例以南北更调安置。（《舜典》）

按：该句，余本作“北虏降，调两广；南蛮降，调北边”。

3. 魏太常曰：“大地之脉咸祖昆仑，而南北二络最大。北络发于昆仑之阴，折而东行，其背为塞北，其面为中国，而其余气为东夷，东夷气散而弱，世为不侵不叛之臣。北狄广漠万里，龙气深厚，其性沉鸷。阴山横亘千余里，固天所以限南北也，控御北垂，至为要害。”（《禹贡》）

按：塞北、深厚、沉鸷、南北，余本作“北狄”“粗顽”“杀伐”“华夷”。

4. 以海运为常，起于元，然风涛之阻、岛屿之险，或不能无没溺，未可以为长计也（《禹贡》）

按：该句，余本作“以海运为常，起于胡元。彼胡也，秦越吾民而虐用之，无足怪者，奈何中国而欲效之乎？”

5. 故《星传》谓“北戒为塞门，南戒为岭门。”（《禹贡》）

按：塞门、岭门，余本作“胡门”“越门”。

6. 古者圣人疆理中国，中外异，宜各有界限，故禹迹之旧，中国世守之，一有玷缺，则中国之祸终有不可料者。后世有以燕云之地弃之敌国者，中外交壤，曾不几时，子孙亲受其祸。（《立政》）

按：中外、敌国、中外交壤，余本作“华夷”“夷狄”“华夷同壤”。

由上述几例可知，四库本凡遇“虏”“夷”“胡”等相关字眼必篡改。这一现象显与政治有关。乾隆皇帝在撰修《四库全书》时即令“或明人所刻类书，其边塞兵防等门，所有触碍字样，固不可存。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，或改定字句，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”<sup>[17]</sup>。上面所引“虏”“夷”“胡”等相关字眼当属“触碍字样”。此外，如“秦越吾民而虐用之”等句或因不利于舆论的导向，故也要删改之。

总言之，《尚书日记》之讹改现象较为频繁。其中，因形近、音近、上下文而讹三种情况应多属校勘古籍之难免失误。而因避讳与政治原因二改两种情况多属有意而为，尤其是后者，统治者求为遮掩，大加改动原文，颇影响文本旨意。

## 二、四库本之脱、衍、倒

相较于讹改情况，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中的脱、衍、倒问题就比较轻微，主要表现为：其一、脱、衍、倒现象较少；其二、多数脱、衍、倒现象并不影响文本内容的正常理解。兹分作三小节各考证之。

#### （一）四库本之脱文

版本的脱文或为一字，或为一句、数句乃至一大段。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中多出现一字之脱。兹举各例如下：

1. 东经开封城北五里，又行至项城，经颍州颖上，东至寿州正阳镇，而故道遂淤。（《禹贡》）



按：四库本于“又”字下脱一“南”字，余本皆有之。丘浚《大学衍义补》曰：“东经开封城北五里，又南行至项城，经颍州颍上，东至寿州正阳镇，全入于淮，而故道遂淤。”<sup>[18]</sup>

2. 百里则采也，二百里男也，三百里则诸侯也。（《禹贡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二百里”下脱一“则”字，余本皆有之。据前后句式，此处应有“则”字。

3. 唐郭从对明皇曰：“在庭之臣以言为讳……”（《五子之歌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郭从”下脱一“谨”字，余本皆有之。据史实，当为“郭从谨”<sup>[19]</sup>。

4. 又《周官》近诰体，《吕刑》以命吕侯则类于命，以普告司政典狱则类于诰，而皆为此二篇，训之变例也。（《伊训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而皆为”下脱一“训”字，余本皆有之。若无“训”字，则句意不通。

5. 按经文往往述汤事……皆为太甲继汤后之辞。（《伊训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皆”字下脱一“明”字，余本皆有之。

6. 蔡氏曰……又曰：“……武王亲释其缚，受其璧拔之。”（《微子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其璧”下脱一“而”字，余本皆有之。《书集传》亦作“受其璧而拔之”<sup>[10]22</sup>。

7. 吕氏曰：“……《无逸》、《立政》，周公戒成王之书也。”（《周官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周公”下脱一“教”字，十年本、彭本、蔡本皆有之。《增修东莱书说》：“《无逸》、《立政》，周公教戒成王之书也。”<sup>[11]382</sup>

8. 《鲁语》云：“杼，能帅禹者也。”（《胤征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禹者也”下脱“杼，少康之子，盖亦贤君”一句，或因此句在篇末，失误致脱。

9. 《蔡传》篇末总意提得甚分晓，曰“先言天立君之意”，指“惟天生民有欲”以下。（《仲虺之诰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天立君之意”下脱“而天之命汤者不可辞，此句括尽此一节之意。天立君之意”数句，余本皆有之。四库本或因误混两“天立君之意”而致脱。

10. 邹氏曰：“王城、下都皆在河之南、洛之北，距洛近而距河远，下都尤近洛水，故曰洛阳。西阙阳县，而河南郡治焉。”（《洛诰》）

按：四库本于“西”下标“阙”字，并空三字。据余本，所缺文字为“汉为洛”。四库本当因底本残缺而脱。

此外，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在《舜典》卷末尚脱有一整段文字，余本皆有之<sup>①</sup>，如下所录：

“舜生三十征庸，三十在位，五十载陟方乃死”，按“陟方”为升遐，则前于尧曰“祖落”，何故史臣记尧、舜二帝之死而异其辞，又涉隐语？且升遐矣，又曰“乃死”，不亦复乎？故无此例也。疑所谓“省方”者得之“陟禹之迹，方行天下”，《立政》字义有同于此者矣。《史记》苍梧之说必有所受，而“卒于鸣条”又出于孟子大贤之口。以愚决之，苍梧难信而鸣条不当疑，崩于行为实，而其出为何事则不可定。司马公诗云：“虞舜既倦，荐禹为天子”，岂有复南巡迢迢度湘水？使知予此说则无此疑也。

该段文字实为王樵就“陟方，乃死”之解和虞舜之死所作的考辨，并未有明显的“触碍字样”，应不是撰修者的有意删除。以此来看，因底本残缺或刊刻致脱的可能较大。

① 十年本无“三十在位，五十载陟方乃死”句。十年本与彭本、蔡本、庄本解经体例不同，只标“舜生三十征庸”并非为脱。

## （二）四库本之衍文

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的衍文现象也并不突出。兹就以余本对校之结果择要条列于下：

1. 真氏曰：“此魏绛之所以规晋侯也。”（《五子之歌》）

按：“魏绛”下“之”字，余本皆无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原文亦无“之”字<sup>[20]</sup>。

2. 亳即今梁国穀熟县是也。（《汤诰》）

按：“亳”下“即”字，余本皆无。

3. 或以为通承上七句者，非是。（《微子之命》）

按：“非”下“是”字，余本皆无。余本“非”后均有一圆圈符号以标示断句，四库本无。四库本当去圆圈号而衍“是”字。

4. 如禹戒舜曰“无若丹朱傲”、益戒舜曰曰“罔失法度，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”。（《无逸》）

按：两“曰”字，余本只有一个，其中之一“曰”当系衍文。

就以上几例来看，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衍文问题并不严重，且所衍之文多不影响原文意。

## （三）四库本之倒乙

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倒文之处亦不多，兹就以余本对校之结果条列于下：

1. 木、火相克之用也……圣人因其从革之性谄之，而流制以为五兵、田器诸物之用，是金、火相克之用也……金、木相克之用也。（《大禹谟》）

按：金火，余本皆作“火金”。据上文“木、火相克之用”，下文“金、木相克之用”，依次，此处当为“火、金相克之用”。

2. 夏都安邑在河之北，太康立十九年，为羿所拒，遂居河南之夏阳，宋开封府之太康县是也。（《胤征》）

按：夏阳，余本皆作“阳夏”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：“县理城即汉阳夏县城，夏后太康所筑。”<sup>[21]</sup>知此处应为“阳夏”。夏阳，《尚书日记》另载：“《地志》云：‘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县北’。”<sup>[2]355</sup>可见王樵亦知夏阳非“宋开封府之太康县”。

3. 志或一自满，九族且离矣，况远者乎？（《仲虺之诰》）

按：或一，余本皆作“一或”。据文意，此处应为假设义，“一或”与“一旦”义近，较“或一”为佳。又《尚书日记》中有“而或不能有其有焉，或一有一无焉”，<sup>[2]266</sup>然此处“或”、“一”不相连；另有“一或私所好而不公，则其弊不可胜救矣”<sup>[2]560</sup>，与本句结构相仿。四库本“或一”当为误倒。

总言之，以上之脱、衍、倒问题均不太严重，且多属刊刻难免之误，非人为之篡改。然通过对校找出这些问题，无疑将会助益于文本之原貌恢复及顺畅理解，自非无用之功。

## 三、结论

将《尚书日记》四库本与其余版本对勘，我们发现：其一，四库本讹误较多，其中尤以因形近、音近和上下文而讹的情况居多，脱、衍、倒现象较少，且除了个别的脱、倒问题，总体上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，总体来看，以上几种多属校刻古籍过程中的难免之误，不过可能因为校刻不够细致，出现较频繁；其二，在讹、脱、衍、倒诸问题中，尤需注意的是因政治原因而改这一类，因为它们并非刻印古籍时在所难免的客观错误，而是统治者出于掩饰自身之目的而有意篡改，由此可见，《四库全书》之修订或出于学术考虑，然亦涵政治之需要；其三，十年本与余本

在体例与内容上相差较大,并非最初定本;在余下版本中,彭本、蔡本较王本、庄本与四库本更接近,其中之一或是四库本的底本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朱彝尊. 经义考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: 487.
- [2] 王樵. 尚书日记 [M] // 永瑆, 纪昀. 文渊阁四库全书: 第 64 册. 台北: 商务印书馆, 1986.
- [3] 刘起釪. 尚书学史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9: 307.
- [4]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.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(经部)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: 113.
- [5] 张宝三.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中文经部善本书录四种 [M] // 张乃文. 版本目录学研究(第三辑). 北京: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 2012: 191-194.
- [6] 鲁迅. 且介亭杂文 [M] // 鲁迅全集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: 191.
- [7] 王应麟. 六经天文编 [M] // 丛书集成新编. 台北: 新文丰出版社, 2008: 223.
- [8] 桓宽. 盐铁论校注 [M]. 王利器, 校注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2: 42.
- [9] 朱熹. 朱子语类 [M] // 朱杰人, 严佐之, 刘永翔. 朱子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: 149.
- [10] 蔡沈著, 钱宗武, 钱忠弼. 书集传 [M].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0.
- [11] 吕祖谦. 《东莱书说》二种 [M] // 黄灵庚, 吴战垒, 主编. 吕祖谦全集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08.
- [12] 朱熹.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[M] // 朱杰人, 严佐之, 刘永翔. 朱子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: 2911.
- [13] 傅璇琮, 孙钦善. 全宋诗 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: 32055.
- [14] 方回. 续古今考 [M] // 永瑆, 纪昀. 文渊阁四库全书: 第 853 册. 台北: 商务印书馆, 1986: 393.
- [15] 孔颖达. 尚书正义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: 771.
- [16] 郭丹, 程小青, 李彬源. 左传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2: 593.
- [17] 清实录: 卷 1021 [M]. 影印本. 北京: 中华书局. 1985: 685.
- [18] 丘浚著, 林冠群, 周济夫. 大学衍义补 [M]. 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1999: 172.
- [19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: 2685.
- [20] 真德秀. 大学衍义 [M]. 朱人求, 点校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: 536.
- [21] 李吉甫. 元和郡县图志 [M]. 贺次君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: 213.

## A Textual Study of Errors in the Si Ku Edition of *Shang Shu Ri Ji*

Wang Dukun

**Abstract:** Wang Qiao's *ShangShu Ri Ji*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Ming Dynasty's *Shang Shu*, but it hasn't been collated so far. Its versions include Yu Mingzhao's block-printed edition in the 10th year of Wanli, Peng Sui's block-printed edition in the 23th year of Wanli, Cai Lishen's block-printed edition in the 25th year of Wanli and also his edition in the 25th year of Wanli with Ding Bing's postscript in the Qing Dynasty, Wang Xichen's block-printed edition in Wanli, Zhuang Jiguang's block-printed edition in the 5th year of Chongzhen and the edition of Wen Yuan Ge's *Si Ku Quan Shu*.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*Shang Shu Ri Ji*'s various versions,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errors, slip, redundancy and inversion. By sorting out these problems in detail,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*Si Ku Quan Shu* edition of *Shang Shu Ri Ji*.

**Key words:** Wang Qiao; *Shang Shu Ri Ji*; the *Si Ku Quan Shu* edition

(收稿日期: 2016-09-05; 责任编辑: 沈秀)